

法國洛里哀著
傅東華譯

比較文學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法國洛里哀著
傅東華譯

比
較
文
學
史

商務印書館發行

民國二十一年一月二十九日
 敝公司突遭國難總務處印刷
 所編譯所書棧房均被炸燬附
 設之涵芬樓東方圖書館尙公
 小學亦遭殃及盡付焚如三十
 五載之經營墮於一旦迭蒙
 各界慰問督望速圖恢復詞意
 懇摯銜感何窮敝館雖處境艱
 困不敢不勉爲其難因將需要
 較切各書先行覆印其他各書
 亦將次第出版惟是圖版裝製
 不能盡如原式事勢所限想荷
 鑒原謹布下忱統祈垂鑒

上海商務印書館謹啓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中華民國二十年四月初版
 民國二十一年國難後第一版
 十二月印行

比 較 文 學 史

(一七五)

A Histor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

每册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原 著 者 Frederic Lohée

譯 述 者 傅 東 華

發 行 人 王 雲 五

發 行 者 兼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所 上 海 及 各 埠 商 務 印 書 館

譯序

「比較文學史」這個名詞，驟然看時，很容易解做「比較的文學史」，其實應該解做「比較文學的歷史」，而所謂「比較文學」(comparative literature)的義蘊，也不僅如詞面。

一八八六年，英國的波斯奈脫教授 (Prof. H. M. Posnett) 始用這名詞名他的著作。他揭櫫他這著作的宗旨是在指出『社會進化上某種稍爲固定的原則，藉以綜合文學上興衰進退的事實。』

稍後，加利福尼亞大學教授蓋雷 (C. M. Gayley) 發起「比較文學研究會」(a society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其宣言有云：——

『因爲缺乏系統的努力，關於文學的型類運動，主題等之比較的研究，迄今未有適當的進行。倘叫各個人單獨去努力，那未即使要從各國文學中去搜集爲說明一種文學類型的特質所必需的材料，殆亦不可能。如今大家合力的時候到了。在這推議中的「比較文學」(或文學進化)研究會裏，各個會員須就他所特別熟悉的一種文學類型式文學運動去作專門的研究……』(見 *The Dial* 一八九四年八月號。)

由這兩例看來，可見所謂「比較文學」就是由系統的——或統合的——方法見出的文學；這與後來摩爾頓 (R. G. Moulton) 所謂「世界文學」(world literature) 名雖不同，實際則一。自有這種系統的統合的

方法，文學史的性質顯然經過一種基本的變化，或者竟說這種方法，就是近代文學史的基礎也無不可。固在這種方法未被應用於文學史之先，（一）文學史只能是國別的，而統合全世界的文學的歷史及說明世界文學主潮相互影響的歷史無從做起；（二）文學史只能是傳記的，批判的，而文學現象的前因後果無從說明。故比較文學的概念之構成和應用，不能不說是近代文學研究上——特別是文學史研究上——的一大進步。

近代文學研究所以能有這樣的大進步，我們溯本追源，不能不歸功於一般實證主義的——特別是進化論的——思想家。這些思想家曾經證明社會上一切現象——文學也在內——都決不是單獨的存在，而必有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唯有這個依存關係的原則的發見，文學史家纔得放棄從前那種流水賬式的作法，而曉得從許多散漫的材料裏去理出一個頭緒來。這些思想家當中，有一個雖然不會直接說到文學而卻對於文學研究發生極大影響的，就是達爾文；試想那個近代的文學理論者能輕蔑視他的進化觀念呢？其次對於文學曾經直接宣述意見而亦發生很大影響的，當推孔德（Comte）、勃克爾（Buckle）和斯賓塞爾（H. Spencer）三個人。他們的體系雖不完全相同，卻都招示我們以文學和環境（自然的及社會的）間的密切關係。同時及以後的文學批評家和文學史家受了他們的影響，或竟把他們的體系毫無變動地應用起來，如波斯奈脫教授之應用斯賓塞爾，或者把他們的體系略略修改一下，作為自己的體系，而也實地應用起來，如泰音（Taine）之作英國文學史，布輪退爾（Brunetière）之作文學史上類型的進化（L'évolution des genres dans l'histoire de la

littérature) 拉都叔 (Letourneau) 之作各人種的文學進化 (*L'évolution littéraire dans les diverses races humaines*) 總之，這一派的——或寧說近代的——文學史家的傾向，是不外試用一種一般的概念來統攝一切紛亂的現象。那末我們應該曉得這部比較文學史的作者洛里哀 (Lolier) 也是代表這種傾向的，因為他自己曾有這樣的明白宣言——

『文學史的職務是在尋溯種種知識運動的潮流，說明種種潮流的影響，並譯述種種努力的形勢，備作彼此比較的單位或資料而已。』

但是比較文學史所以能與泰西的英國文學史差不多享有同等的地位，則並非單靠它能代表這種傾向。因為能依順這種正常的傾向與否，固然是估量近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標準，但除這個標準之外，仍舊還須顧到「一般歷史」的標準。所謂一般歷史的標準，簡括言之，就是不以觀察的事實遷就某種現成的前提的原則，卻從觀察的事實裏面臨時去發見原則。許多歷史家所以失敗，就因忽視這個標準的緣故，即如波斯奈脫教授的比較文學，也因把斯賓塞爾的學說固執得太厲害，先人的見解太深，事實的觀察太淺，以致不免犯着牽強附會——或至少是粗率——的通病。所以蓋雷和司各脫 (E. N. Scott) 在他們合著的文學批評的方法與材料 (*Methods and Materials of Literary Criticism*) 裏批評他道：——

『我們對於波斯奈脫的方法無論認為它的價值如何，總須把希臘和拉丁的文學讀了，藉以證實或推翻他

在「部落制度之殘試存」一章中所得的結論，或把英國作家的作品讀了，藉以補充他說明「國民文學的性質」那種粗率的梗概。（頁二五〇）

這話的意思，無非說文學史家的結論，必須與文學史的史實相符，而要判定一個文學史家的信用如何，也不外拿實在的史實與他的結論去相核對一法。而事實上，這樣的不相符，乃是近代急進的文學史家最容易犯的一種毛病。原來紀述和說明的差別，本是劃開文學史上舊的方法和新的方法的差別；舊的方法單有紀述而無說明，已不復能鑒足近代人事事要求理解的心理。新的方法，則省略了紀述而加上說明，但是省略紀述並不就是省略觀察，特不過不單把直接觀察的結果紀錄下來，卻把由觀察而得的見解紀錄下來；無觀察，說明是無從產生的。急進的文學史家爲求速效起見，往往自己先憑空構成一個體系，或先從別人採用一種學說，便要使一切現象都受它的範圍。若果這種體系或學說是健全的，又若應用時非常審慎，不肯扭曲事實或抹殺事實以遷就學說，卻是確曾對於事實的全部都加細密的觀察，而發見它們與所假定的學說絕無抵觸的，那也未嘗不可獲得滿意的結果。但若那體系或學說的本身已不健全，而應用時又因範圍廣大而不得不粗率，那末就沒有不失敗的。這樣的失敗，就連這派文學史家的老祖師泰音，自己也還不免。泰音之用「種族」、「環境」和「時代」三種因素來說明文學，似乎是顛撲不破的，但是晚近的文學論者已有人否認它們是基本的因素了。見（伊科維茲的唯物史觀的文學論第一部第二章）他如布輪退爾，於泰音的三種因素之外再加上「個性」一因素，卻也沒有更多的成功。我

們並不是反對這種因素的採用，（因為如不採用這個系統，系統的說明便不可能，）也不是主張採用什麼較基本的因素以代替第二義的因素，（如馬克思主義的文學論者主張以經濟的因素代替其他一切被認為非基本的因素。）不；我們所反對的，是未曾對事實全部作細密觀察之前，便預先拿定幾個因素，來說明它們的那種辦法。上面已經說過，說明是基於觀察上的，那末用以說明的因素果能說明所觀察的事實的全部而無抵觸，那便算是有效。至於所觀察的事實範圍擴大了，原有的因素已不復能說明它了，那也不能消取這些因素在原有範圍以內的效力。所以泰音舉出的三項，若果能說明他所處理範圍——英國文學——以內的事實，且確是由觀察這些事實而得的結果，那末在那範圍以內是完全有效的。後來人若不把他自己所處理範圍以內的事實——譬如中國文學或其他文學——先作一種實地的通盤觀察，卻便把泰音的三個因素，或布輪退爾的四個因素，乃至勃克爾的河流文化說，馬克思的經濟史觀，囫圇地粗率地應用上去，那就是絕大的錯誤。

而且，文學史家所處理的範圍愈廣，他的流於粗率的機會必愈多，那也是不待說的，故文學史家的第一任務，在於度量自己的能力和時間容他所得處理的範圍能有多少；若果他的能力和時間只容他對於某一民族某一時代的作家和作品細加觀察，那末他最好不要冒昧嘗試世界的全部文學。因為文學史畢竟與其他的歷史不同，未經實地觀察的史料總是有危險的。

由上述幾層，我們對於洛里哀此作的功罪已略略可論。他能從最古時代直到現在的世界上一每一角落的

文學織屑無遺地用不過繁重的篇幅統統都收攝起來，使成一種很自然的有機組織，這樣的魄力是我們不能不佩服的。我們讀過全書之後，雖然不能便獲得關於世界文學的充分知識，卻可獲得一種整個的印象，一幅明瞭的地圖，至少對於世界上比較著名的作品總都能指出它在這地圖上的經緯度數來，這又是其他同性質的著作難可比擬的。特別在他最後一篇結論裏，我們覺得他的眼光非常廣遠，見地非常公允，態度非常大方，斷不是那種效忠於某一特定流派或特定主義的文學史家或文學理論家強勉學得來的。又他用以說明文學現象的因素雖然大體上是泰音的，卻是並不顯出硬栽的形跡。這也是他的一個優點。

但是許多人讀了這書之後，總都要有一種印象，就是要覺得它好像不是一部文學史，卻是一部文化史。這是確乎難免的。我們推求它所以要給人這種印象的原因，實在就他所處理的範圍太大。因為像他這樣包羅廣泛的文學史，對於所列舉的文學作品當然不能逐一都會加以觀察，故對於這些作品的本身的批評當然不得不從略，同時關於這些作品的背景的敘述，則不得不增多。又所包羅的範圍既廣，倘若作者的眼光不側重在各民族文學的文化背景上，也實在無法可以將它們統一起來。故做這樣偉大的工作，確乎需要非常偉大的魄力；本書作者的魄力原也不能不算大，但終不免犯着顧此失彼的毛病。讀者試將他和勃蘭提斯（Brandes）去比較一下。勃蘭提斯以他那樣的博學卓識，卻也只敢在十九世紀歐洲文學主潮裏處理半個世紀的文學，而且還只以英、法、德三國為限，所以成績畢竟好得多。

譯書的人本不應該批評原書的好壞，但因論文學史的方法不覺信筆及之，這是破了譯序的通例的，要請讀者原諒。

本書的譯稿曾承唐肇黃先生替我校看一過，應在這裏表示謝意。又本書的英、日譯本都是周啓明先生借給我的，因輾轉托人校看的緣故，竟將兩譯本完全失落了，現在兩譯本都已絕板無法可以償還，只得在此表示萬分的歉意。

傅東華，一九三〇年七月十五日，於上海。

比較文學史

目錄

第一章

歷史以前——人類思想最初的痕跡——古世界開幕時的埃及——多數文化的萌芽出現於加爾底亞的塵埃中——並存於幼發拉底及底格里斯兩河岸諸民族人種的文明——遠在小亞細亞以外的地方——中國的居民——中部亞美利加的高原——吠陀經時代的印度

第二章

印度思想最古的證蹟——亞細亞與歐羅巴的比較——「桑斯克列脫」語文學中宗教詩和抒情詩的發達——吠陀經——有歷史的時代——雅利安人種的大遷徙——歐羅巴——希臘人的奠基

第三章

希臘人未至以前的希臘——關於希臘文明發軔之神話傳說——希臘之歌人時代——荷馬時代——伊利亞特和行吟詩人

第四章

二一六

希臘以外——希臘對於周圍諸國之忽視——印度，波斯，猶太，伊特魯立亞等國之遞爲智識中心——希臘思想與『蠻夷論』——希臘文學之盛衰——希臘文學之喪失地位——柏加馬斯與亞歷山大里亞——訖西元前五四〇年頃

第五章

四二

希臘拉丁文化混和之先——各民族合併之始——古初之拉丁詩——普匿克文明之殘蹟——錫勒時代——奧古斯都時代——拉丁文明的全事業——拉丁文學的偉大與衰落——哲學之復興

第六章

六〇

拉丁文學的白銀時代——圖拉真的態度——羅馬威權達於極頂的時代——圖拉真朝世界的概況——羅馬國勢之驟衰——希臘羅馬文學之末季——東方都會之亞歷山大里亞——亞歷山大里亞之哲學家——亞歷山大里亞思想與基督教思想之並行的及對抗的發達——異教改變後之最高努力——朱理安帝——第四世紀

第七章

七九

文藝衰落的趨勢表面上似乎停頓——蠻族侵入促成文藝衰落——第時文藝的殘痕——第五世紀

至第八世紀間歐洲諸民族道德社會之狀況——日耳曼人與斯干的那維亞人之傳說與民歌——呢
噠之起源——古代思想之殘蹟——東羅馬帝國文學事業之實際休止

第八第

九〇

查理曼之復興事業——向文化努力——查理曼阿爾琴刺巴努斯毛勒斯——九世紀末葉和十世紀
初期的擾亂——封建世界——歐洲重入蒙昧的狀態

第九第

九七

歐洲文化銷沉與亞洲學術隆盛之對照——并極東亦遠勝歐洲——十世紀時之中國日本東埔寨與
波斯——八世紀以降之阿剌伯學術——阿剌伯文明一瞥——阿剌伯書籍之傳入西方

第十第

一〇六

歐洲各國及其國語之胎成——信條努力之倡獮——平民詩與國民詩擺脫信條之最初奮鬪——讚
美英雄事業之詩歌勃興——由英雄史詩潛變冒險小說與騎士小說——圓案說系——其起源——
圓案故事對於歐洲新興文學之審美觀念及一般狀況發生異常的影響

第十一章

一一六

十三世紀之概觀——各國文學創始期之狀況大體一致——法英德與南歐諸民族文學藝術之同時

發展——法國南北部之遊方詩人——盎格羅薩克森之歌人——德國之戀歌詩人——民間詩歌擺
脫宗教努力與封建淫威之支配

第十一章

一二九

新時代之難產——十四世紀之嚴重狀態——各民族與各種思想之劇變——宗教改革之先驅——
威克里夫——約翰·胡司——布拉格之哲羅姆——文學界無方針之運動為政治社會之事實所掩
而黯然無光——東羅馬帝國之亡——結果使希臘文學由君士坦丁堡移至意大利——西班牙阿刺
伯文明之傾覆——法蘭西思想之比較的乾枯——文化之引炬傳入意大利人之手——文藝復興之
曙光

第十三章

一四二

社會不安的景象到處有之——意大利藝術與文學之驚人的開展——古學之復活——歷史上兩大
事實文學復興與宗教改革——兩者的連鎖——兩者並行的進步——路德伊拉斯莫斯與梅蘭克吞
——宗教改革在文學上之反響的反響

第十四章

一五四

激烈之黨爭與教義衝突——日內瓦之喀爾文——約翰·諾克斯與蘇格蘭之長老會——社會的及

宗教的復古運動——易格內細阿·羅耀拉——德林特會議——歐洲及歐洲以外諸民族雖困阨於叢惡之下而精神的活動異常顯著——兩個異域文明毀滅之一瞥祕魯與墨西哥——四方多難不足以阻文學之進步諸索與阿利德斯托時代之意大利其例一莎士比亞時代之英國其例二塞凡提時代之西班牙其例三喀摩英時代之葡萄牙其例四土耳其則正當文學之黃金時代——法蘭西文學復盛

第十五章

..... 一八〇

大古典時代之曙光——社會擾亂的狀況猶昔——意大利西班牙文學之奴隸的模倣——文學目的之不定——『纖巧作風』與『誇飾作風』——瑪利諸作派與衰吾刺作派——優良的好尚與常識之反動——十七世紀英法兩國之最高潮——清教徒時代以後之社會狀況——王政復興時代傾向放逸之反動滑稽作派之暴發——意大利文化之狀況——西班牙荷蘭與德國——三十年戰爭以後——道德的大劫——法德得勢時代——歐洲民族大多數傾向模倣

第十六章

..... 二〇九

哲學時代的實際開始不甚分明——文學的獨立性此時漸已顯露——法蘭西的百科全書家——福耳特耳盧梭狄德羅——歐洲各民族（尤其是英法兩國）的思想交換——法國握歐洲文學最高權直達一七八九年頃

第十七章

智識運動釀成法國的社會革命——十年的擾亂——同時的英國和德國——德國對於智識上的事業超軼全歐——德國思想之驚人的發達——詩人與哲學家——智識界大活動時代以後之怠倦不振時代——維持之煩惱「世界的苦悶」即「世紀病」

第十八章

浪漫運動之開始其影響遍及於全歐——各種思想之擴充範圍——學問之改組——純想像方面之修養——純料哲學——浪漫派的詩——浪漫主義在法英意大利西班牙俄羅斯波蘭斯干的那維亞等處的變相

第十九章

浪漫主義已使一切想像和幻想的泉源枯竭——傾向現實的反動——當時社會政治生活及道德的狀況——法蘭西第二帝國——文學之寫實主義——寫實主義在歐洲之各種形式——法國之自然主義——其他各國之模倣自然主義——新派之興

第二十章

文學上之大分派——法國及他處之新却脫主義——新基督教與神祕的譏嘲詩——象徵派——

般文學之世界的性質——世界性在法英美西班牙意大利之最近的表现——文化之新中心——二十世紀之曙光

目錄

七